

## 善人往經第六

如是我聞，一時佛遊舍衛國，在勝林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當為汝說七善人所往至處及無餘涅槃。諦聽，諦聽，善思念之！」時諸比丘受教而聽。

這「七善人所往至處」，其實這七善人，不是世間一般的善人，而是已經證得三果的聖人。證得三果後，就能不來也。這不來是說，雖還未證得解脫，還有下輩子，但不會再到欲界天或人間去投胎、受生。

於是已證得三果者命終後，將往生何處？就是這部經所講的重點。雖已證得三果了，但於事相上還有一些差別，把這差別歸為七等：

佛言：「云何為七？比丘行當如是，我者無我，亦無我所；當來無我，亦無我所。已有便斷，已斷得捨，有樂不染，合會不著。如是行者，無上息 慧之所見，然未得證；比丘行如是，往至何所？

「無我，亦無我所」：無我之體、我之性、我之相。亦無與我相關的一切。

這是先說明三果的聖人，他最初是怎麼修的。知道「我者」，一般世間人都認為有一個我，但是佛法經過理性的思考後，乃確認是「無我」。

上次已經說過：無我不是什麼都沒有，因為至少各位還在這裡聽經聞法。然既還在聽經聞法，為什麼是無我呢？無我最重要的是從因緣法去認定的；生命的存在，生命的示現方式，都是通過種種不同的因緣而存在、而示現的。今天有講經的因緣，所以各位來聽，這也是因緣示現的一種方式。雖法師同樣講，但每個人所聽到的其實還不一樣，這乃牽涉到各位過去的緣、現在的緣、跟未來的緣。因眾緣不同，所以成種種事相的差別。

所以為何是無我呢？無「我的相」。我們所感受到的我，其實是經常在變化的，故未有常相、未有自相。那性呢？就眾生的個性而言，其實也是在變化的。比如結交了好朋友，個性就會變得比較柔善；反之，結交了惡友，個性就會變壞。住到好的環境、住到不好的環境，對我們的個性都會有些影響。尤其學佛、聽經聞法，對個性更有深刻的影響。所以從較寬廣的視野來看我們的生命，其實是沒有個體，沒有自性的，以此而確認是無我。

因此無我非否定現有的一切事相，而是讓我們的心胸、視野更寬廣，更寬廣後，心能包容更多的存在與變化。以此，一方面可以減少煩惱，二方面真要修福修慧也比較利落。如果已經確認無我的知見，即於「八正道」中得有正見。

「我者無我，亦無我所」眾生既以為有我，就有跟我相關的一切，這就稱為「我所」。現既肯定無我，就沒有跟我相關的一切，故曰「亦無我所」。

既一切都跟我不相關，那我們心裡上的執著、負擔就會減輕很多。云何現代人煩惱都很多？因為現代人都太富有了。因為若覺得這是我的、這與我有關，那我們就會擔心它會有什麼變化。有的愈多，當然負擔就越重。反之，既一切都不是我的，都與我不相關；心裡上就沒有負擔了。

「當來無我，亦無我所。」從過去看現在是無我，從現在看未來，亦是無我，亦無我所。

「已有便斷」：心中若起執著，警覺已便截斷。

這已有的有，不是指存有、擁有，而是指心裡起了執著，有了罣礙。所以「已有便斷」不是指本來有家，現不要家；本有兒女，現不要兒女。而是說不要因為有而起煩惱；比如很多人對於自己的親人、兒女，都想度他來學佛；結果你愈勸，他就是不聽你這一套，於是他厭煩、你煩惱，大家都苦也。

大部分眾生對於自己的親人，都情執很重，因為情執重，所以會有煩惱。如果我們把他當作一般的眾生——較有緣的眾生；能度就度，不能度的話，尊重各人的選擇，就沒有負擔、煩惱。

大部分都是起我跟我所的執著。我應該是什麼？這個跟我相關的這些應該是什麼？所以我們都很希望順著我的方向去努力，結果它因緣不順，就有很多的煩惱。

「已有便斷」所以修行的心要：是覺察到我們心中起了什麼執著？既覺察到了，就應該想辦法去對治、消除、截斷。

「已斷得捨」：既截斷已，心即放下無事也。

如果都已經消除了，就放下無事！都已消除者，貪瞋具斷。所以真會修行的人，當越修行越輕鬆；因為已把本來很重的擔子，都放下了。故不只心裡越來越輕鬆，頭腦也當越來越清楚。

所以，我過去作過一次演講，講題是〈修行與休閒〉。現代人都強調得休閒，但休閒不是放下沒事，而是忙著東奔西走，去參加一大堆所謂的「休閒活動」；結果只是更勞碌不堪爾！

現代人都忙著去休閒！所以假日到處交通阻塞，心裡也跟著七上八下，那曾休閒過呢？所以休閒，最重要的是心中沒有負擔、沒有罣礙。從沒有負擔去看一切，乃都是休閒！何必再作什麼「休閒活動」呢？放下者，即無事也！

「有樂不染」：既不染現世樂，亦不染來世樂。

問：染不染涅槃樂呢？答：以不染故，得涅槃樂。

很多人都希望追求快樂，於是有些人會問：「法師！您出家這麼久，覺得快樂嗎？」我說：「並不覺得快樂！」於是他們都納悶：「法師！您已算是很有福報了，您都還是不快樂，那我們怎麼辦呢？」其實我說的不快樂，跟一般人的定義是不一樣的。一般人說的不快樂，即是謂心裡負擔很重，既苦悶又憂鬱。而我說的不快樂，是說根本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。同理，有人再問：「法師，您現在還好嗎？」我說：「得過且過，也不覺得有什麼好、不好。」

一般人所追求的快樂，其實只是一種覺受；而覺受乃不出無常的本質，故「快樂」者，乃樂受很快就消失矣！故佛法所追求的不是快樂，而是心安；心安其實只是沒有負擔。

沒有負擔，算不算快樂呢？是更深層的「樂」。但這種樂，不是從佔有、從有所得而爭取到的。相反地，是從對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一切，都能坦然去面對、去承擔，故心裡沒有任何負擔。

「有樂不染」，這不染者，即是不追求、不迷戀。在人間，人都在追求快樂，且各有不同追求方式；但從另個的角度去看，那根本不是快樂。

比如有些人喜歡喝酒，能喝酒時，就覺得很快樂。但對不喜歡喝酒的人而言，那麼難喝的水有什麼好喝的！甚至喝了還要付錢，不是很愚痴嗎？有些人喜歡爬山，成天往山上跑。但對不喜觀爬山的人而言，在都會區裡不是很好過日嗎？為什麼要弄得那麼辛苦；尤其大山，既要很多昂貴的裝備，又有一些危險，何苦來哉？

有些人喜歡追求金錢，但錢其實夠用就好，幹嘛賺那麼多呢？似每個人都

要為自己找一樣活下去的理由，或者找些活下去的樂趣。但從另個角度來看，那都不算什麼。所以如果能把一切別人認為最重要，別人熱心追求者，我都能平淡視之，那我的負擔，必會越來越輕，以至於消盡。

對樂的追求，一般人直接追求的就是現世樂。有些人認為這輩子受點苦沒關係，只要下輩子能夠升天，就值得了，所以追求的是「來世樂」。

而真正的佛法，既不追求現世樂，也不追求來世樂。反而是要能看破這些虛妄而放下，放下反能夠安心、自在。

在佛法上別說有「涅槃樂」，那涅槃樂能不能追求呢？從名相來講，佛法似在追求涅槃樂。但事實上，既有心追求，那就不是涅槃樂。因為只要有追求的心，那就有得失、負擔，而非「涅槃樂」矣！

因此涅槃樂不是向外追求的，而是把種種追求的心、追求的習氣，慢慢消掉，消到盡了，就自然能安心自在，這才稱為「涅槃樂」。

「合會不著」：既愛合不著，亦怨會不著。

佛法再三說到，人生的苦有：愛別離、怨憎會。喜歡的偏偏得不到，或者雖得易失，很快就得別離。而不喜歡的卻常跟著來，趕也趕不走，避也避不了。但事實上喜歡的、不喜歡的，都源於自己心中的期待；因為有了期待，所以才會分出好跟不好，相應的即好，不相應即不好。如果心中沒有期待，則什麼都一樣，等而視之。所以當我們心中無期待時，便絕愛別離、怨憎會矣！

「無上息跡慧之所見」：能夠以解慧的方式，肯定有解脫與涅槃。

所以能夠用這樣的方式去觀照我們的心，對修行證果就能有極大的肯定，相信只要往這個方向繼續去努力，定可以得到解脫。因為解脫不是被別人束縛住了，而是被自己束縛住了，被自己的觀念、被自己的欲望束縛住了。如果能把觀念調整好，把欲望降伏了，那束縛也就自然解脫了。所以真正的求解脫，乃是先求不要把自己束縛住了。

我從小對會增加自己的束縛者較敏感，所以能繞過不碰。而世間人對很多情境，往往只看到好處，沒看到壞處，就跳進去了，跳進去就被套牢了。或者好處看得多，壞處看的少，也一樣勇猛地去追求它。雖追求到了，但等過一段時間後，更多的壞處慢慢顯現時，你已脫不了身而被套牢住了。



像現代很多高科技的生化產品，能夠讓你美容、健康。其實以我的習慣，我不會去做實驗品的，因為現在好處雖很多，但壞處是什麼？不太確認。等五年、十年後慢慢出現時，已經吃了一大把。等問題發生時，再去發明另一種新藥吧！於解決問題時，再製造新的問題。其實我們的生命，一向都是這個樣子。待被套牢時，再去解套；解套時，又帶著新的桎梏。

所以真正的解脫，是要從消除自己執著作起，執著慢慢消除了，束縛也就不見了。以此，我們必能肯定：只要往這個方向去努力，定可得到解脫，定可證得涅槃。

「然未得證」：雖已證得初果、二果，然未得究竟解脫。

「往至何所」：於下界命終後，往生至何處？

其實未得證，並非完全沒有證得，而是至少已證得二果、三果。二果者，貪瞋已薄；三果者，貪瞋具盡。但為仍有細微的我慢未消盡，所以未證得不受後有，還會再往生一次。

「比丘行如是，往至何所？」那他們命終之後，會到哪裡去呢？各位看講義，我的重點並不是說明三果比丘會到哪裡去，因為我們連初果都未證得，哪有閒暇去關心三果的問題。所以我比較重視的是：我們當如何去「調心」？

1. 譬如燒麥，纔燃便滅。當知比丘亦復如是，少慢未盡，五下分結已斷，得中般涅槃。

「中般涅槃」：於欲界死後，即在中有時，得般涅槃。

這裡有一個專有名詞「中般涅槃」。在佛教的理論裡，眾生都在六道中輪迴，故這一生死後，如未證得阿羅漢果者，都還會有來生。但從這一生死後，到來生之間，必會有一段時空的距離，這段距離在較早的佛法裡，並未作較詳細的描述；到後來才說有一個過度的生命，叫「中有」或「中陰身」。佛教的度亡，即認定雖仍有下一生，但能在中陰身時，得聽法修行，則下一生可能往生到更好的善道去。

因原始佛教並未明確講有中陰身，所以有些人並不認同中陰身的說法。對於這個問題，我的看法是：

先以世間法的電腦做比喻——若眾生的業識像硬碟裡的資料，則這一生是甲主機的資料，下一生則變成乙主機。於是資料云何從甲電腦複製到乙電腦呢？如果是即時的且距離不遠，原則上是可以直接對傳的；如用紅外線或藍芽等。但如果這兩個電腦距離很遙遠，或者時間也相差有七天、二十一天、三十五天，無法直接對傳，那怎麼辦？我們大概都會用一種中介，比如說隨身碟、光碟等；反正就是先把資料複製到中介裡，然後再複製到另外一個電腦去。如果複製進去後，這個中介就可以不要了。

於此中介者，乃比喻「中陰身」也。必藉著有形的質體，才能將業識暫存一下，並轉給新的生命。用電腦的比喻，即軟體必依附硬體才能儲存、複製也。

從這個角度來看，一個人如果一生修善，品位非常高，故很快就生天去了，可能不需要經過中陰身的過程。同理，如果造的惡業很重，也直接下地獄去了，而不需經過中陰身的過程。但是界於兩端者，拖延的時間會比較久，比較久者，即會經過中陰身的階段。所以我並不是說一定有中陰身，也不是說定無中陰身。主要是看業識的差別。

「五下分結已斷」：故不再於人道或欲界天裡受生。

「少慢未盡」：我慢斷盡，才證解脫。少慢未盡，還未解脫。

「纔燃便滅」：此我慢，非為我見故，而是為業習故。譬如妄念，起已即覺，覺已則除。

「譬如燒麥，纔燃便滅。」第一種狀況是一個修行人在臨命終前，其實已修得很好了；但為我慢未盡，故對生命的意識還是存在的。在很快進入中陰身時，因在中陰身，較沒有身體的障礙，故其感官會比生前靈敏，思辨也會比生前利落。

當發覺已變成中陰身時，因為生前的知見都還在，他可以很快修法而證得涅槃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既生前就已證得三果，這時身體的障礙又比人間少很多；故只要提起正見，很快啟修，即能在中陰身中，直接證得涅槃。

關於「五下分結已斷」，如前已述。云何「纔燃便滅」？就像麥片，一下子就燒掉了。這表示雖我慢的習氣還在，但只要一現形，便很快警覺到了；警覺到了即刻消除，而不需要再刻意對治。

譬如妄念，對修定修得好的人而言，起已即覺，覺已則除。

2. 譬如鐵洞燃俱熾，以鎚打之，迸火飛空，上已即滅。當知比丘亦復如是，少慢未盡，五下分結已斷，得中般涅槃。

「上已即滅」：不只動心，而且妄念完全浮現了。待浮現了，才警覺；覺已則除。

第二種如打鐵店的火星：「以鎚打之，迸火飛空，上已即滅。」鐵燒得紅紅的，拿出來放在砧板上，用鎚一打，就火星四散。但火星在迸飛上去還沒掉下來以前，就已息滅了。

這個跟前面只有一點點差別，云何「上已即滅」？說到動心起念，就修定而言，會發覺打妄念還是可分作幾個層次：第一是心動了，但妄念還未完全呈現。就像大海裡起了一個泡泡，這泡泡慢慢上升，上升到水面時，才會「啵」地一聲，掀起一片浪花。從初冒泡到變成浪花時，這妄念才完全現形。若在起冒泡時，就警覺到心已動了；即可將之克除。

所以心雖已動了，但起的是什麼念頭，則不是很清楚。於是只有心動，但還不至打妄想。這是第一種狀況：起已即覺，覺已則除。

至於第二種，乃妄想已完全浮現。就像泡泡，已升至水面，並「啵」地一聲，掀起一片浪花。等到妄念打過了，才警覺到：已打妄想了。於是妄想隨即消失，以此而能證得中般涅槃。

3. 譬如鐵洞燃俱熾，以鎚打之，迸火飛空，從上來還，未至地滅。當知比丘亦復如是，少慢未盡，五下分結已斷，得中般涅槃。

「從上來還」：不只打了此妄念，又牽扯了其它的妄念。譬如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又如蕃薯藤，到處蔓延。

「未至地滅」：然在未採取行動前，便打消念頭了。

第三、譬如火星，迸飛空中，從上還落，未至地面，就息滅了。這鐵燒得紅紅的，乃比喻眾生的業識，就像火一般，猛烈地在那邊燃燒。以鎚打之，即喻碰到境界。至於火星飛散，則喻妄想紛飛也。

第三層次者，火花未落地前就息滅了。以未至地面前就息滅了，故猶能還

證得中般涅槃。

剛才講到打妄念，有的人打了一個妄念，還不夠仍繼續打，於是一個妄念，又牽扯其它的妄念，譬如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」。

那為什麼說在未落地前就息滅了？如果只是打妄想，都不會造太重的業。何以故？未採取行動也。就如到百貨公司亂逛，看這、看那都很喜歡，東想、西想到最後，卻剎板：「還是不買吧！」那就沒事了！

還沒有到地，就是還未受生。以第一、二、三種都是在未到地面前就已息滅了，故稱為中般涅槃。

4. 譬如鐵洞然俱熾，以鎚打之，迸火飛空，墮地而滅。當知比丘亦復如是，少慢未盡，五下分結已斷，得生般涅槃。

「墮地而滅」：雖隨妄想而採取行動，但馬上反悔。

「得生般涅槃」：於欲界死後，即在色界初受生時，得般涅槃。

佛法裡說眾生有四種生——卵生、胎生、溼生、化生。我們人是胎生的，從母親懷胎而受生，剛生出來時形體小小的，既發育不全，心智也不靈光。要慢慢長大，到二十歲才稱為「成人」。不只身體已發育完全，心智也成熟了。所以才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，這是講胎生。

第四種是生般涅槃，已經到色界受生了。色界天根本沒有男女的欲望，所以不可能卵生、胎生，而是直接化生。然因為是化生的關係，所以出生時，身心即已完全成熟，甚至無隔陰之迷，就可繼續修行，以至證得解脫果。

故「墮地而滅」者，像有些人打了妄想還不夠，並已經採取行動；但在採取行動的當下，就很快後悔了。於是雖造了語業、身業，因很快就反悔了，所以還不會太嚴重。

5. 譬如鐵洞燃俱熾，以鎚打之，迸火飛空，墮少薪草上，若煙若燃，燃已便滅。當知比丘亦復如是，少慢未盡，五下分結已斷，得無行般涅槃。

「墮少薪草上，燃已便滅」：隨習而造業，但不久即了矣！



「無行般涅槃」：於色界受生後，不必加行，即得般涅槃。

這火星不只已掉落地面，且又把其它的薪草燒起來了。不只已在色界受生，並且又造了其它的業。這裡有「得無行般涅槃」，云何為無行呢？即不需要刻意去努力。

若要經過人的作意、努力，則稱作加行。所以我們剛開始學佛時，都需要加行。因為對佛法還很生疏，既需要不斷地提起道心去聽經聞法，也要經常地返照自己的念頭，看起的是善或惡，善的云何保任？惡的云何對治？都需要不斷地作意、努力，故稱為加行。

如果努力過一段時間後，已經相應而不用再提，即可自然上路，便稱為無行。所以無行般涅槃的境界比行般涅槃高。

6. 譬如鐵洞燃俱熾，以鎚打之，迸火飛空，墮多薪草上，若煙若燃，燃盡已滅。當知比丘亦復如是，少慢未盡，五下分結已斷，得行般涅槃。

「行般涅槃」：於色界受生後，得再加行，才得般涅槃。

云何「加行」？其實加行者，即減行也——減少自我意志的造作。

這「行般涅槃」即是還需要再努力修行，才能證得涅槃。各位注意「云何加行？」，其實是減行也。

為什麼呢？因為佛法的修行，不是加法而是減法，從斷盡我見、減少我們的貪、瞋、慢去努力。加法的修行就像蕃薯藤一般，既不斷地蔓延出去，又常糾結在一起。而減法的修行則像剝芭蕉一樣，愈剝愈少，以至於剝盡。愈剝愈少，就能證得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。以至於剝盡，便能證得四果。

譬如野火燒不盡，云何能滅？一者、去薪，二者、噴水。去薪者，避免境界的誘惑。噴水者，加強智慧止觀的能力。

世間常把生命比喻作火，所以一般人都是希望自己的火越來越旺。但以佛法的思考方式，這火應越來越小，小到最後就息滅。

那火云何能越來越小，以至息滅：一者、去薪，即指避免境界的誘惑，而能不再造業。二者、噴水，加強智慧、止觀的能力，而能制心不動。

甚至說修行像牧牛；但減法的修行卻非將牛養得越來越胖，而是得越來越瘦，瘦到最後沒有能力吃草了，瘦到最後竟死了。死者，我愛、我慢全銷盡也。

7. 譬如鐵洞燃俱熾，以鎚打之，迸火飛空，墮多薪草上，若煙若燃；燃已便燒村邑、城郭、山林、曠野。燒村邑、城郭、山林、曠野已，或至道、至水、至平地滅。當知比丘亦復如是，少慢未盡，五下分結已斷，得上流阿迦膩吒般涅槃，是謂第七善人所往至處。

於色界受生後，得再加行，才能從初禪，漸上至色究竟天，而般涅槃。

譬如車速很快，故雖已關油門，已踩煞車；仍得衝得老遠，才能停車。

這「得上流」是指到色界最高層的阿迦膩吒天，或稱為色究竟天。這是說不只在色界天受生，而且要慢慢修行，才使境界慢慢提升，提升到最後得在色究竟天證得般涅槃。這就像車子，車速很快，所以雖關油門、踩煞車，它還是得衝得老遠，最後才慢慢停下來。

以上雖把從證得三果到最後證得無餘涅槃，分七層次講，但事實上如已證得三果了，哪還有這麼多分別呢？

就修行而言，如果真往佛法的方向去努力，差異應會越來越小。為什麼呢？比如要到涅槃城，住在城外靠東邊者，其要進城，得往西行；住在城外靠西邊者，其要進城，得往東行。所以兩者最初的距離一定很遠，但越走則會越來越近。至於進城後，差別更少矣！所以從證得三果後，到般涅槃前是否有這麼多差別呢？

就算有，也不重要。因為能證得初果，就已無大問題了；更何況能證得三果，還會有什麼問題嗎？

一般人都把修行講得很複雜，故要證初果，便很不可思議了；何況要證三果，更覺得天地懸隔。但若把握減法的大原則，雖不是很快就成就，但方向其實是很單純的：減得越多，負擔就越少；減得越多，就越能安心自在也。

云何無餘涅槃？比丘行當如是：我者無我，亦無我所；當來無我，亦無我所。已有便斷，已斷得捨，有樂不染，合會不著。行如是者，無上息跡慧之所見，而已得證。我說彼比丘不至東方，不至西方、南

方、北方、四維、上下，便於現法中息跡滅度。」

「於現法中息跡滅度」：於現世中，證得涅槃，故不受後有也。

這「慧之所見」不只在思惟上已確認方向了，而且已經證得解脫道、證得阿羅漢果了。

「我說彼比丘，便於現法中息跡滅度。」修行證果在原始佛教中，並非那麼艱難遙遠。有很多人在一生中，就能證得阿羅漢果。其怎麼證的？還是一樣，從證初果去消除我見；於二果貪、瞋淡薄；三果貪、瞋具斷；四果完全消除我慢的習氣，以此而證得解脫道。息跡：乃指不受後有也。

佛說如是經已，彼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城喻經第三

如是我聞，一時佛遊舍衛國，在勝林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王邊城七事具足，四食豐饒，易不難得。是故王城不為外敵破，唯除內自壞。

如是若聖弟子亦得七善法，逮四增上心，易不難得。是故聖弟子不為魔王之所得便，亦不隨惡不善之法，不為染污所染，不復更受生也。云何聖弟子得七善法？

很多人都說，修行的過程中，其實是蠻孤獨的。孤獨的情況就像在王國中邊境上的城市，因為離首都很遠，所以很多情況都得自己去面對、處理。但是如能做到「七事具足、四食豐饒」，便能自保而不容易被外敵所攻破。

「唯除內自壞」，經文裡並未講到為什麼會自壞？於邊城中可能是守將叛變；於修行中可能是業障現前。

「如是若聖弟子亦得七善法，逮四增上心，易不難得。」這把七事具足比喻得七善法；四食豐饒比喻得四增上心。四增上心其實就是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；這樣就能在修行上得不退轉。

「是故聖弟子不為魔王之所得便，亦不隨惡不善之法，不為染污所染，不復更受生也。云何聖弟子得七善法？」下面主要是說明，云何得到七種善法？

1. 如王邊城造立樓櫓，築地使堅，不可毀壞。如是聖弟子得堅固信，深著如來，信根已立。終不隨外沙門、梵志，若天、魔、梵及餘世間。是謂聖弟子得信樓櫓，除惡不善，修諸善法也。

「樓櫓」，古代供守兵瞭望敵軍動靜所搭無頂蓋之高臺。

為何以「信」為「樓櫓」呢？信者，守信。信如何能守？居高臨下，遠觀四方，而能應對得所也。

這樓櫓乃古代供守兵瞭望敵軍動靜所搭無頂蓋之高臺。因能看得遠，所以是否有敵人來襲，可非常清楚。清楚有什麼好處？能作好應對的準備。

那為什麼會把信比喻為「樓櫓」呢？信是守信，要守住這個城鎮。但如何守呢？居高臨下而能應對也。故真正的信，不是我相信了，就一切安然。而是要經過理智的思惟、判斷才能確認的。

比如我說這部電腦是最好的，你相信嗎？除非你已看過硬體的資料，再上網去比較功能、價錢，全部查清楚了，最後才能確認它是不是最好的。所以經過越多的比較，才能得到最大的肯定。

所以佛教的信跟外道的信是不一樣的；一般外道的信，只能夠信，不能夠疑。為什麼？因為如果起疑的話，就無解了。你只能信上帝，相信祂造天地萬物；如果你反問：「上帝造天地，那上帝是誰造的？」不能問這個問題，因為這一問下去，就沒完沒了。所以很多宗教，都只是不斷地強調「信」，一信再信，如此而已！

而佛教的信，不只是信，且還有解、行、證也。所以佛教有謂「三量」——聖言量、比量、現量。聖言量是經典上所講的，我們先認定它是真的。其次，比量是經過我們用思惟去推演、判斷而確認那應是真的。

就比量而言，我們不必認定經典上所講的，即非信不可。因為得從已知道、已肯定的道理去對照。若相應才接受，不相應則不接受。

比如佛教都說有淨土，尤其淨土宗更是如此確認。但我相信有淨土嗎？相信！為什麼？因為佛在《阿彌陀經》上如是說嗎？其實，我認定有淨土，非以聖言量而相信，乃是以「比量」而確認的。



以佛教都認定「隨業往生」，故修天道業者，能往生天道；修人道業者，能往生人道。因此若修的是淨土業，即能感應到淨土的果。一個人修是個人的淨土，很多人修是共業所成的淨土——如俗謂的「同類相聚」。

故這與相信憑佛力即得往生淨土的說法大不相同。至於所往生的淨土，是否如《阿彌陀經》所說的那麼莊嚴殊勝？有多莊嚴殊勝，是共業所感，非定相也。這是用「比量」而肯定的淨土。

第三是現量，現量是已實驗證明了。如果在推理上已可以接受，其實還是無法全信；除非經過實驗證明，才能完全確認。所以通過聖言量的「信」、比量的「解」與現量的「行、證」，我們對佛法的信心才能越來越落實。

所以佛法的信，是經得起懷疑、經得起挑剔、經得起驗證的。如俗謂的「只怕不識貨，不怕貨比貨」。世間的書我們也是看了很多，云何最後還是相信佛法最高明呢？因為別無更好的選擇！

但這話可不是隨便人都能講，除非你真的已看過很多書，才能得到這樣的肯定。所以云何把信比喻作「樓櫓」呢？從居高臨下，看透世間種種的哲學、宗教、藝術等，來確認佛法是最高明的，以此信心就會非常堅固。

然很多人的信，卻是「駝鳥主義」——迷信、盲信，與智慧全不相應矣！

但很多人的信卻不是這個樣子，而是「駝鳥主義」；只相信一部經典，只相信一種說法，至於其它的都不敢去碰。為什麼？怕碰了，原來的信心就會受摧殘。故表面上信心好像很堅固，其實是非常脆弱的。

現代西方的文明科技慢慢進步，進步到最後，唯越來越相信佛法。為什麼呢？也是為「只怕不識貨，不怕貨比貨」而已！

2. 如王邊城掘鑿池塹，極使深廣，修備可依。如是聖弟子常行慚恥，可慚知慚：惡不善法，穢汙煩惱，造生死本，受諸惡報。是謂聖弟子得慚池塹。

「掘鑿池塹」：以鴻溝為界，而使惡法不染身。

第二種善法乃是「慚」也，一般常說「慚己、愧他」。慚者，像一般人所講的潔身自好，不希望我受惡法所染而去造惡，所以把「慚」比喻作護城河。因

為有護城河，所以敵人不會一下子就攻進城了。因為有慚恥，所以惡心、惡事不會恣情而胡為。

以慚主要是對「己」，但只是對己，其實是不夠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在對己的當下，我見、我執可能還在。潔身自好者，以我是很尊貴的，所以不作這、不作那。雖行為是很端正，但我見、我慢卻如高山。

所以慚恥，不是對我，而是對法。我們既學佛，既了達道理，就要使自己的行為跟這道理相應。因為這道理是普遍性、永恆性的原則，所以我們依這法則來立身處事，就不會有我見跟我慢的瓜葛。因此以護城河為喻者，乃為守護法，而非守護我也。

3. 如王邊城周匝通道，開除平博。如是聖弟子常行羞愧，可愧知愧：惡不善法，穢污煩惱，造生死本，受諸惡報。是謂聖弟子得愧平道。

「開除平博」：開通、除礙、平坦、廣大。

「得愧平道」：雖一心修行，還得與眾生互動往來。如邊城者，得靠四方補給也。故於互動往來中，當保持著平等、和諧、互惠的大原則，而不可損他利己也。

第三種善法則是「愧」也。不做對不起別人的事，這稱為「知愧」；在經文裡，卻以「通道」作比喻。

云何以「通道」作比喻？人活著還是要跟很多眾生互動、往來。故非以隔絕故，而不做對不起別人的事。

如每個人都有一個家，家都有牆與外面隔絕，以護安全；但不管怎樣，總還是要開門窗的。因為我們還是要進出，不可能只守在裡面而不跟外界往來，不跟外界往來大概就會死翹翹。所以既得跟外界往來，希望結的是善緣而非惡緣。

就像這邊城雖造了牆，挖了護城河，但還是要有門能夠進出；因為既裡面的人得出來辦事，外面的物質也才能供應進來。於與眾生互動中，保持著平等、互惠的大原則，就能使大家相敬如賓，相得益彰。這是講到慚與愧，一方面要保持界線，二方面又要互動往來。

4. 如王邊城集四種軍力——象軍、馬軍、車軍、步軍。如是聖弟子常行精進，斷惡不善，修諸善法。恒自起意，專一堅固，為諸善本，不捨方便。是謂聖弟子得精進軍力。

「精進」：「斷惡不善」——惡者，須捨離。「修諸善法」——善者，須修習。

第四種要修的善法就是精進。但精進其實還分二大項：一是斷惡，一是修善。惡的我們從生下來，甚至從過去生以來，就有很多不好的習氣、行為；既不好，就得不斷地去斷除。反之善者，須修習，把它養成好習慣，這乃以精進而來斷惡修善也。

故此之「軍力」，不只須消極地與惡作戰，也包括積極地建設善類。

云何把精進比喻為軍力呢？其實兵，不只是消極的與敵人作戰，並且還要積極的建設。我們知道，兵除步兵、炮兵外，還有工兵。工兵卻不是去打仗的，而且得作一些有形的建設。

其實作戰，卻非跟別人作戰，而是與自己作戰。何以故？與妄想雜念，與習氣業障掙扎故。

云何說修行像作戰呢？其實不是跟外面的敵人作戰，而是跟自己的習氣、妄想作戰。有人問我：「稱靜坐、禪坐，都可以。為什麼又叫做打坐呢？」我說：「打坐大概就是類似打仗吧！」因得經常跟身體作戰、跟妄想作戰。所謂作戰，其實乃是掙扎；有時候「理」雖知道了，但為習氣還是很重，要很努力才能把自己從造惡的邊緣拖回來，所以是很掙扎！

故經典上有謂：修行就像一人與萬人戰。這萬人是什麼呢？是別業跟共業。人間共業的力量非常強，修行的方向雖跟共業不同，但共業的力量往往會把我們拉回去。所以修行就像火箭，火箭要射出太空，它的後勁要非常足！不然的話很快就會被地心引力拉回去，這地心引力即喻指眾生共業的力量。

尤其若自己的習氣跟眾生的共業牽扯在一起時，有時候自己清楚了，想捨，但眾生不讓我捨。有時候自己就不太清楚，因為跟眾生共業，眾生以為對的，我就也以為對。故如果不經常看經典，不經常接觸善知識，就會被共業的力量拖陷，就像泥沼一樣，越陷越深。

以上主要是說，精進者斷惡修善。而作戰者，既跟自己的習氣作戰，也跟

眾生的共業作戰。

「恒自起意」：得經常提起「精進」修行的正志。

「恒自起意」，要不斷提起修行的正志、修行的正念，才能像火箭一樣，直衝天去，而不會被地心引力拉回來。如果火箭想休息一下，那立刻就會栽到地面去了。

5. 如王邊城豫備軍器——弓、矢、鉞、戟。如是聖弟子廣學多聞，守持不忘，積聚博聞。所謂法者：初善、中善、竟亦善，有義有文，具足清淨，顯現梵行。如是諸法廣學多聞，翫習至千，意所性觀，明見深達。是謂聖弟子得多聞軍器。

將「多聞」比喻為兵器，我覺得並不妥當；以我的思惟，應類似於工具。如俗謂的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」必須先準備好各式各樣的工具，待臨場時，才方便運用。

同理，我們於生活中、於修道中，也必須先準備好各式各樣的「知見」，待臨場時，才方便運用。

而這些知見，乃從「多聞」中去求得也。

第五種善法是多聞。精進是努力去做，但要做什麼？就得有多聞的基礎，才能明白。

但把多聞比喻作兵器，我就覺得不是很妥當。為什麼呢？常言：活到老，學到老。人活著，要不斷地充實自己的知識學問；但充實知識學問，卻不是為了要跟別人競爭。這雖是現代人習慣的思考方式，但是這樣的思考方式其實是非常辛苦的，因為到處為敵。

要去體認：既學習就是樂趣，也學習能增長我們奉獻的能力。所以我把多聞比喻為工具，所謂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」。如果身邊備齊各類不同的工具，在各種場合中都能發揮得淋漓盡致，這既修福、也修慧。

大乘有謂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，即此也。

6. 如王邊城立守門大將，明略智辯，勇毅奇謀；善則聽入，不善



則禁。如是聖弟子常行於念，成就正念，久所曾習，恒憶不忘。是謂聖弟子得念守門大將。

「善則聽入，不善則禁」：這其實是較呆板的處理方式。高明者，乃善於「迴向」也。

第六種善法是正念。主要是處理我們的念頭，怎麼處理呢？像守城門的大將，在城邊守著，每個進出大門者都要檢查，既檢查你身上的證件，也檢查你帶的東西；合格的就放行，不合格的就禁止。

同理，一個修行好的人，對自己念頭的返照能力要非常敏銳。念頭一起，就覺察到我現在起的是什麼念頭？是合法？還是不合法？是善、是惡、是無記？合法的，就讓它呈現；不合法的，就得克制消失。

其實對於念頭，有的時候雖不是很好，但還要讓它呈現，呈現後，再去改善。因為如果只是不讓它呈現，很多時候只是壓抑而沒辦法根除。

云何「迴向」？迴惡向善，迴染向淨。如俗謂的「化腐朽為神奇」。

所以在佛教裡，常說「迴向」，云何迴向呢？回到正法的方向。雖是惡的，但把它迴向到善；不合法的迴向成合法的，就像所謂的「化腐朽為神奇」。

故我們對於週遭的緣，乃有四種對應方式：1. 攀緣 2. 絕緣 3. 隨緣 4. 化緣。

第一是攀緣，很多學佛的人口口聲聲說：「我們不要攀緣」。其實我們不可能不攀緣，為什麼呢？很簡單，你肚子餓了，要不要吃飯？要！吃飯其實何非攀緣。每天要去工作，工作其實也是攀緣。但我們不攀惡緣，而要攀善緣，尤其是法緣。

像各位今天來這邊聽法，說白一點也是攀緣；但我們攀的是法緣，欲從聽經聞法中，增長福慧。既活著，就得跟很多緣互動，故不可能不攀緣。但要攀的是善緣、法緣。

第二種剛好相反，絕緣。不好的緣，就不要去碰。比如壞朋友、有毒的食物等，不正當的場所也不去。

第三種隨緣，其實主要是講心態。比如好的緣，我們想去攀，可是不能太勉強；太勉強，就會變成負擔、煩惱。反之，雖是惡緣如果斷得太絕，有時候

反彈太大，自己也會受傷。短時間隨順一下，再慢慢調整化除，這稱為隨緣。

第四是化緣，化緣就是前面所講的「化腐朽為神奇」。在佛教裡常聽到化緣，但聽到了都覺得忐忑的，為什麼？眾以為若法師來跟你化緣，即是要錢。其實真正的化緣，是把惡緣化成善緣、染緣化成淨緣。比如若因誤解而起爭執，能將誤解消除而迴歸和樂，即是化緣。將閒閒的時間拿去作公益，也是化緣。把多餘的錢財拿來布施、供養，以修福修慧，都是化緣也。所以化緣，是要自己去化，而非別人來跟你化緣。

唯有利害的人，才能什麼緣都能化，都能把它化成好緣、法緣；而不需要絕緣。我們既還在人間，還在跟很多人互動往來，所以當善用「化緣」的思考方式。既一方面能趨近於解脫，也二方面能使自己的福德、智慧越來越圓滿。

7. 如王邊城築立高牆，令極牢固，泥塗堊灑。如是聖弟子修行智慧，觀興衰法，得如此智；聖慧明達，分別曉了，以正盡苦。是謂聖弟子得智慧牆。

「堊」：音惡，意為白色的土。

以牆來比喻智慧，這是很奇怪的。因為智慧者，善於抉擇也。明辨是非，抉擇取捨。

事實上，就佛法的修行而言，乃應「拆牆」，而非「造牆」。何以故？無我者，即無牆也。

第七種善法是智慧，然而將智慧比喻作高牆是很奇怪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真正的智慧就像剛才所講的，要在很高的地方觀看四方，才能善於做抉擇、善於做統合。

事實上，佛教的修行法門卻非叫我們去築牆，而是要我們去拆牆。因為每個人的我見，就是一道很深、很厚的牆；雖然我們也會挖幾個小洞，看看外面的風光，甚至偶爾出外轉一轉，但本質上都築著非常深厚的牆。

但諸法既是緣起的，是緣起法即無限也；從因緣法出發，必連結至無限。所以從無限的因緣法去看，當去拆牆，而非築牆。要把人跟人之間的對立、衝突慢慢消除掉，才能使我們的心胸更開放，使我們有更大的包容能力，以此才能跟解脫相應。

事實上，放眼看整個世界大勢，也是這個樣子，當拆牆而非築牆。以前美國跟蘇聯死對頭，冷戰了幾十年，沒有人得到好處，現在大家變聰明了，不要再冷戰了。以前東德跟西德也是死對頭，現在也慢慢統一了。

過去看過一本書，是講經營策略的，主題也是一樣，當拆牆而非築牆。現在有很多學校、公司，也慢慢把牆拆了；沒有完全拆掉，還留個樣子，但至少內外的界限，非過去那麼分明了。

如孫子兵法曰：「是故百戰百勝，非善之善也；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故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攻城之法，為不得已。」伐謀者，即是用仁政來治國，故能「仁者無敵」也。

故修行者，能以「無我」的知見來修行，云何有敵？云何有魔呢？

故真正高明者，不是要去跟人家作戰、爭執，而是能夠跟別人雙贏互惠。所以不管是在世間過活，還是以佛法修行，能夠用無我的知見來跟眾生互動，才是最高明的。其消極的可以解除煩惱，積極的可以增加福德智慧的資糧。所以用無我的知見來修行，不會有什麼敵人的，因為內外本來就是一體的。

所以這部經，以王邊城的攻守作比喻，其實已經犯了蠻大的錯誤——自我中心。以保護這個城為經營策略的重心，其自我中心的執著是不容易破除的。

如王邊城水草樵木，資有豫備。如是聖弟子離欲、離惡不善之法，有覺、有觀，離生喜樂，逮初禪成就遊。樂住無乏，安隱快樂，自致涅槃也。

如王邊城多收稻穀及儲畜麥。如是聖弟子覺、觀已息，內靜、一心，無覺、無觀，定生喜樂，逮第二禪成就遊。樂住無乏，安隱快樂，自致涅槃也。

如王邊城多積 豆及大小豆。如是聖弟子離於喜欲，捨無求遊，正念正智而身覺樂，謂聖所說、聖所捨念、樂住空，逮第三禪成就遊。樂住無乏，安隱快樂，自致涅槃也。

如王邊城畜酥油、蜜及甘蔗、糖、魚、鹽、脯肉，一切充足，為

內安隱，制外怨敵。如是聖弟子樂滅、苦滅，喜、憂本已滅，不苦不樂、捨念清淨，逮第四禪成就遊，樂住無乏，安隱快樂，自致涅槃。」

關於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的境界與覺受，我不詳細說明。何以故？一、諸說不同故。二、此為共外道法，故學佛者，當求「從定發慧」也。

其實，於經文只是說到初禪、二禪、三禪到四禪的名相，但是對證得初禪、二禪、三禪到四禪的境界，乃語焉未詳。而我也不準備詳細說明，為什麼呢？

因很多人在修定的過程中，都急切地問：「我現在這種境界到底是初禪？還是二禪？」我說：「我也不知道。但可以確認，沒有入定。」因為既還有我、還有種種覺受，就表示未入定也。

所以重點在知道我現在的關卡為何？在關卡為何，又能過關斬將，心才會越來越定。

其次，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乃是共外道的，一般外道如認真修定也是會有四禪的成就，但是四禪的成就跟是否解脫，卻沒有必然的關係。

因為解脫的重點在智慧，而非定力。這部經很奇怪，說到第四禪成就後，即「樂住無乏，安隱快樂，自致涅槃。」好像不用再修觀，即可自致涅槃。

以此最重要的分野——佛教認定得「從定發慧」，才能證得解脫。所以很多人唯認真修定：「我知道佛法最重要的是智慧，但是為得從定發慧故，我還是要好好修定，才能有智慧啊！」

從定發慧，要有什麼定才能發慧呢？事實上，不見得要很深的定。

問：是否必須有定的基礎，才能發慧呢？

答：眾生根器不同故，亦無定說。然就算得「從定發慧」，其實也不需要太深的定——未到定時，即可修觀矣！

有些人的定力不很深，即能發慧。如《六祖壇經》所述，惠能一聽《金剛經》就很快覺悟了，有些人禪坐了很多年還是不覺悟哩！但就止觀法門而言，非得修到很深的定才能修觀。也有些人修定不成就，修觀卻容易得力。

就原始佛教的修行法門，其實是「從慧修定」也。如「八正道」所說。



就原始佛教而言，卻不是從定發慧，而是從慧證定。如八正道首先是正見、正思惟；正見、正思惟就是慧的力量，慧的前提，到最後才是正念、正定。所以是以正見為基礎來修的定，才是正定。

雖說「定慧等持」的定，是四禪的證量。但我們卻不必等到四禪成就了，再來修觀。其實，於「未到定」時就可以修觀。觀慧增長時，定力也會同時增長的。定力既增長，觀慧乃更能成就也。最後，乃完成「定慧等持」的解脫境界。

佛說如是經已，彼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其實，我並不相信，這部經會是佛說的。何以故？以守城作比喻，難逃「自我中心」的思考模式。尤其竟將「精進與多聞」，比喻為「軍力與兵器」，實在是「有爭三昧」而非「無諍三昧」！

前再三說到：越修行的人是越輕鬆，因為能安於當下，而無貪、瞋、慢的負擔。所以越修行，當是越輕鬆，而不是到處疑神疑鬼、到處有敵人。

因此佛經，尤其是後期的經典，其實多不是佛陀原說的，而是經過統合、彙編的方式，故不見得天衣無縫、非常圓滿。這也就說，我們當用更寬廣的角度去看佛經，雖表面上沒有那麼虔誠，但實際上才是更踏實的。